饗禮補亡

求古錄禮說補遺 附續

公羊逸禮考徵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饗禮補亡

諸錦纂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饗禮補亡

清　諸錦纂　錦字襄七號孚文又號草廬浙江繡水人雍正甲辰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歸班舉乾隆丙辰博學鴻詞授編修歷官左贊善

儀禮十七篇有燕禮、公食大夫禮而無饗禮饗禮亡矣其見於周禮、春秋傳、戴記者猶可考也今據周官賓客之聯事而比次之并取傳記中相發明者條注於其下以補亡竢說禮者取裁焉

饗禮大宰掌賓客之式幣帛之式好用之式

春秋傳昭五年朝聘有圭享頫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

膳夫王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燕飲則爲獻主

春秋傳宣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餘見國語

內饔掌割亨之事外饔共凡賓客之饔飧亨人共大羹鉶羹獸人共其死獸生獸入于腊人獻人共其魚之鱻薨腊人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聘義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曰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

酒正共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醢薀皆使其士奉之。酒人共禮酒飲酒而奉之。漿人共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醢薀而奉之。

春秋傳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僖二十八年。王享禮。命晉侯宥。

凌人共冰。

案。傳昭四年。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于是乎用之。

籩人共其薦籩羞籩。

案。禮器。諸侯相朝無籩豆之薦。與此異。

醢人共醢五十罋。醯人共醯五十罋。

郊特牲。恆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

鹽人共其形鹽散鹽。

春秋傳。僖三十年。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內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

坊記。禮非祭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注。夫人之禮使人攝。

閽人設門燎。蹕宮門廟門。

案燎、地燭也。束葦纏布。以蜜塗之。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記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又春秋傳襄三十一年。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周禮。甸師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是知門燎又甸人掌也。又案郊特牲鄭註云。賓入大門。謂朝聘之賓行朝聘既畢燕饗之時。燕則大門。是寢門也。饗則大門。是廟門也。

寺人帥女宮而致於有司。內豎爲內人蹕。牛人共其膳羞之牛。

郊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大饗尙腶修而已矣。疏。設大牢之饌。先薦腶修于前。注。亦不饗味也。

川衡共川奠。澤虞共澤物之奠。

案此備物之饗。以象其德。已見前鹽人下。

囿人共其生獸死獸之物。場人共其果蓏。舍人共簠簋實之陳之。舂人共其食米。鑊人共其簠簋之實。

案春秋傳羞嘉穀見前。

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大賓客則攝而載果。小宗伯辨六宗之名物以待賓客。以時將瓚果。肆師涖筵几築鬻贊果。將共設匪舍之禮。饗食授祭。鬱人掌果事。

郊特牲。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

雞人夜嘑旦以嘂百官。司几筵掌几席大饗射。

郊特牲。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典瑞。掌祼圭有瓚以祼賓客。璋邸射以造贈賓客。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內宗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外宗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齍則贊。

春秋傳僖二十二年。楚子饗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昭六年。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于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

案。疏。楚實子爵。以霸主自許。故鄭以上公極禮待之。饗受皆非也。

大司樂宿縣。遂以聲展之。出入則令奏王夏、肆夏。

春秋傳。襄四年。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

樂師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大師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小師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鍾師奏燕樂。笙師共鍾笙之樂。鎛師鼓金奏之樂。韎師掌韎樂。帥屬舞。旄人舞其燕樂。籥師鼓羽籥之舞。典庸器。帥其屬而設筍簴。陳庸器。司干授舞器。既舞則受之。

仲尼燕居。子曰。禮有九。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

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句以雍徹句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大司馬羞牲魚授其祭。小司馬饗射掌其事量人制其從獻脯燔之數。大僕賓客正王之服位。詔饗儀。小臣饗食如大僕之灋。齊僕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

士師。諸侯爲賓。帥其屬而蹕于王宮。訝士。帥其屬而爲之蹕。職金。饗諸侯共其金版。

案。鄭康成注。帥蹕兼饗食時而言。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諸侯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諸男如諸子之禮。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司儀掌九儀之賓客。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賓饗食如將幣之儀。賓拜饗食。賓繼主君。如主國之禮。大夫饗食如將幣之儀。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侯伯子男之臣相爲國

客。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迎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掌訝前驅聚欜待事。掌交通事。

案。鄭康成注。繼主君。儐主君也。若饗食主君及燕亦速焉。賈氏公彥疏。儐者報也。報主君爲儐。聘禮賓無饗食。速主君者。臣於君。雖他國亦不敢速君。故記云。大夫饗君非禮。是也。若兩君有儐。皆得速主君。案。春秋傳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闕西辟。樂備。郊特牲云。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

春秋傳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　僖二十四年。宋成公入鄭。鄭伯將享之。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享宋公。有加禮。　二十八年。王享醴。命晉侯宥。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　文三年。公如晉。晉侯享之。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公登成拜。公賦嘉樂。　四年。衞甯武子來聘。公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宣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十四年衛侯享苦成叔苦成叔傲甯武子曰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首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襄八年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匃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迋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已心將得死乎　昭三年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曰子產乃具田備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三問皆修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瓿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

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皆眡飧牽再問。皆修。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眡飧牽壹問。以修。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甕。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眡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案此條不專言饗。備載之。

春秋傳僖十二年。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　成二年。晉侯使鞌朔獻齊捷于周。王使委于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以鞌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成十二年。晉郤至如楚聘。子反相。至登。金奏作。驚而走出。賓曰。世之治也。諸侯聞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饗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

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　襄十九年。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先吳壽夢之鼎。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賦黍苗。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二十年。季武子如宋。報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棠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二十六年。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少。且子展之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　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　昭元年。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匏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于子產曰。武請于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　二年。韓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春秋傳昭十二年。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于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

聘禮記。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無饗者無饗禮。注。士介無饗禮。

案。嚴陵方氏慤曰。禮之言大饗者十有一。而其別有五。祭帝一也。祫祭先王二也。天子饗元侯三也。兩君相見四也。凡饗賓客五也。若月令季秋大饗帝。禮器、郊特牲大饗腥。祭帝之大饗也。禮器又言大饗其王事與。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祫祭先王之大饗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尚腶修。天子饗諸侯之大饗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仲尼燕居言大饗有四。坊記言大饗廢夫人之禮。兩君相見之大饗也。大司樂言大饗不入牲。雜記言大饗卷三牲之俎。凡饗賓客之大饗也。大約饗禮以天子饗諸侯爲正。詩小雅彤弓。覲禮同姓大國伯父。異姓伯舅。同姓小邦叔父。異姓叔舅。饗禮乃歸。是也。若大夫而饗君。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其後以漸而凌替矣。補饗禮。

饗禮補亡序

儀禮自漢無全書。傳世者篇惟十七。河間獻王得古經于淹中。合五十六篇。內十七篇與世傳者無異。雖經獻上。而未立于學官。學者不能舉其目。其多寡止此數與否。不可得而知也。當曰諸經。出自煨燼之餘。並多殘缺。尚書止行今文二十九篇。周禮餘冬官及小司馬等。古禮文云二百餘篇者。准大戴記目。止存八十五。以此推之。儀禮其散佚。固已多矣。觀其中所載。不過儀文度數之末。而自昔重之。不與傳記伍。至朱子則尤重之。嘗疏請立以爲經。而未蒙報可。暮年猶拳拳不釋。作經傳通解。未及告成而卒。然則章縫之士。又安得以殘編斷簡而忽視之耶。元臨川草廬吳氏。毅然繼朱子之志。作篹言及考注。病其亡失者

多。爲補經八篇。補傳十又五篇。其餘悉付諸記。本末略已粗完。獨于饗禮文未有所特著。推其意。蓋緣第八第十聘、覲篇中俱兼及饗食。謂其故可以相通而略之也。雖然。饗之爲禮也大。其事非一端。有祭帝祫祭之大享。復有天子享元侯。兩君相見。及凡享賓客之各異。非一聘之所能該也。使不自爲一篇。非惟不可考者。無從而知。卽有可考者。亦無所藉而得察其全。斯亦前賢未竟之緒也。秀水宮贊諸草廬先生。素諳三禮之學。慨然有感于斯。乃類萃其可考者。獨成一帙。以補饗禮之亡。取材于周官及春秋內、外傳、大、小戴記之所有。聯事屬詞。彙分類聚。一展卷而粲若列眉。雖不可考者。亦得因是而例推焉。謂非稽古之一大快歟。獨念士人窮經。事已不易。更進而補經之亡。其難殆且數倍。冬官之缺。昔人補以考工。未嘗不善。而議者猶訾其不類。則以後出之簡策。其文雖高古。究不足以續經也。故自宋以來。諸儒擬補紛紛。終不得歸畫一。補亡顧可易言哉。今茲所纂。一以周禮爲宗。周禮固三禮之綱領也。朱子稱爲運用天理之書。其爲古經明甚。以經代經。孰得而議之。至其分注之傳記。皆各有源本。足徵非雜就附會之比也。體式天然。不煩強造。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于是乎在。豈徒爲好學多聞之助。其于聖代禮教文治之休明。鼓吹潤色。自必有所得當矣。余以舊史且忝爲同人。故樂從而綴言于末。乾隆十八年歲次癸酉仲冬日南至。白山洙蘭泰庸伯序。

求古錄禮說補遺

附續

金鶚著

本館據滂喜齋叢書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臨海金誠齋明經。博聞彊識。邃精三禮之學。受知于山陽汪文端。同時若儀徵阮文達、高郵王文簡。及棲霞郝戶部懿行。涇胡觀察承珙、績溪胡戶部培翬、吾鄉陳徵君奐。交相推服無異詞。所著求古錄禮說。徵君爲校栞于江甯節署。非足本也。會稽趙撝叔至台州。求其遺書。獲佚文七篇。撝叔入都。攜以示余。其中如論祊繹之非一。正日祭月祀之非制。釋八音次序之異。駁祝始敔終之誤。以經解經。確有依據。惜夫閒編脫簡。徒摻索于灰燼之餘。而所得僅止此也。撝叔述明經子早卒。孫死于兵。遺書散亡。惟一二故老。略能舉其姓氏。殘賸至斯。懼終湮沒。將謀雕板。以冀有傳。經生厄運。聞之心惻。徵撝叔言。猶當勉而爲之。烏乎。乾、嘉之閒。經學大師。半在東南。其箸述等身。不求聞達者。自遭寇難。已與幽燐刼火。忽焉同盡。撝叔方纂國朝漢學師承續記。網羅舊聞。不遺餘力。盡一一最錄得之。爲千載下感不遇諸君慰彼耗斁也哉。同治丁卯十一月。吳縣潘祖蔭。

求古錄禮說補遺

清　臨海金　鶚著

郊乘大路解

郊祭乘大路。禮記郊特牲以爲乘素車。鄭注云。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是鄭以此爲魯禮。與周禮不同。方氏慤、周氏諝、楊氏復以此爲殷禮。二說皆據周禮玉路以祀。玉路非素車。故以素車爲魯禮、殷禮也。陸氏佃謂祭天有兩車。玉路、卽道之車也。素車、卽事之車也。陳氏祥道禮書謂自國至大次乘玉路。自大次以升壇則乘素車。五禮通考以陸氏、陳氏說爲是。鶚案。三說皆非也。郊特牲明言王被衮以象天。是爲周禮可知。魯侯國安得稱王耶。皇氏云。魯用王禮。故稱王。不知魯雖僭用王禮。君子必不以王稱之。明堂位語多夸大。其稱魯行郊禮。亦曰魯君。不稱王也。然則郊特牲稱王。必非魯禮矣。三禮皆周人所作。所言皆周禮也。以周人言周禮。故槩不稱周。閒有稱周者。必與夏、殷並言也。若言夏、殷禮。必明標夏、殷字以別于周。郊特牲無殷字。安得指爲殷禮耶。（鄭注禮記。每見與周禮不合者。輒指爲夏。殷禮。皆非也。）郊有兩車。經典並無此文。一日之閒。同此一事。而更易其車。又于義無取。聖人制禮。何爲如此紛擾乎。陳氏謂猶之聽祭報以皮弁。及祭則服大裘冕。不知聽祭報與祭是二事。而自國至次。自次至壇。不得分爲二事。曷可援以爲例乎。故曰三說皆非也。周官巾車云。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經文第言祀。未嘗言祀天。竊謂

周天子祭祀皆乘玉路。惟祭天別取貴質之義而乘素車。素車則木路也。鄭注禮器云。大路。殷祭天之車也。孔疏。殷猶質。以木爲車。無別雕飾。乘以祭天。謂之大路也。周官從其多者而言。故云玉路以祀。此省文也。周官一書。從省文而不別白言之者甚多。如禋祀祀昊天而不言五帝。路鼓鼓社祭而不言地。血祭祭社稷而不言地。司服不言祭地與日月之服。皆是也。先儒泥其文。以爲玉路以祀。凡祀皆然。遂謂周祭天乘玉路。誤矣。祭器云。大路素而越席。此以素爲貴也。郊特牲云。乘素車。貴其質也。又云。素車之乘。尊其樸也。左氏桓二年傳云。大路越席。服虔注云。大路。木路是也。杜注。大路。玉路。祀天車。失之。昭其儉也。是則周雖尚文。而祭天則乘木路。經文甚明。奈何專泥巾車之文。而概指諸書爲殷禮乎。又案。殷、周所稱大路不同。殷以木路爲大路。朝祀與賓俱乘之。殷尚質。無金玉。象等路。惟革路木路而已。革路以卽戎。餘禮皆乘木路也。大路止有一。無二也。周大路有二。有以玉路爲大路者。書顧命云。大路在賓階面。傳云。大路、玉。鄭注亦以爲玉路。以玉路爲五路之首。故稱大也。有以木路爲大路者。明堂位云。大路、殷路也。又云。魯君孟春乘大路祀帝於郊。禮器云。大路繁纓一就。皆指木路。此仍殷時之名。又以祀天而大之也。是周大路有二。杜預左傳注以大路爲玉路。則混二大路而一之矣。又案。郊乘木路。與田乘木路異。巾車云。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鄭注云。不言就數。與革路同。是木路樊纓五就也。田之木路五就。而郊之木路則一就。此以少爲貴。猶特牲之義也。田載大麾。而郊則太常。十有二斿。龍章而設日月。象天明而則天數。猶被衮十二章之義也。本郊特牲文。但彼不言太常。按周官司常云。日月爲常。郊之旗有日月。可知爲太常也。日月象天明。十二斿則天數。又案。周官大司馬王田載太常不建大麾者。蓋彼是三年治兵大田獵。與四時常田不同也。詳田獵建旗考。閒嘗考之。古禮有並行不悖者。郊祭乘木路。器用陶匏。席用藁秸。此固以素爲貴也。而旗載太

常。服用龍衮。則又以文爲貴。牲止一牟。樊纓一就。此以少爲貴也。而旗十二斿。服十二章。酒備五齊。禮行七獻。則又以多爲貴。所謂並行不悖者。殷、周皆然也。先儒惟泥於郊必貴質。因謂大裘冕無旒。服無章。泥於周必尙文。因謂郊乘玉路。胥失之矣。又案論語云。乘殷之輅。殷輅周人非絕不乘。然田乘木路。田車非乘車也。明堂位云。乘路。周路也。以玉、金、象路爲乘路。可知田車、乘車不同。論語指乘車言。乘車所乘惟祭天一事。則乘之亦甚罕矣。故夫子欲乘殷之輅。楊氏復云。使周郊亦乘素車。則孔子不日乘殷之輅矣。因以乘素車爲殷禮。是亦泥論語之文而失之也。孟子言。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鶚謂不特說詩爲然。凡說經皆宜爾。學者勿泥於辭。斯經義無不通矣。

祊釋辨

祊之祭。一而已矣。惟在正祭之日。釋祭無之。祊與釋不同。鄭氏乃混祊于釋。注禮器爲祊乎外云。祊祭、明日之釋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注郊特牲祊之於東方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釋又於其堂神位於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釋。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注索祭祝於祊云。索、求神也。廟門曰祊。謂之祊者。以於釋祭名也。孔疏云。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於室。又求神於廟門之內。一是明日釋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此索祭於祊。當是正祭日之祊。應稱廟而謂之祊者。以明日釋祭稱祊。雖今日之正祭。假以明日釋祭祊名。同稱之曰祊也。案經典言祊。皆在正祭之時。詩楚茨云。祝祭於祊。次於或剝或烹。或肆或將之下。其

在正祭時甚明。郊特牲云。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祊。尙曰求諸遠者與。此亦可見在正祭時。禮器云。設祭於堂。爲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此文與郊特牲相似。皆言求神非一處。亦可知在正祭時也。皆與繹祭無涉。春秋宣八年經。壬午。猶繹。三傳皆不言祊。周頌序云。絲衣、繹賓尸也。亦不言祊。爾雅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詩鄭箋。公羊何休注引爾雅俱無此句。徐彥疏云。諸家爾雅悉無此言。惟郭本有之。案。郭注云。未見義所出。蓋經傳悉無復胙之說也。疑此句後人所增。非古本也。亦不言祊。是祊與繹判然各異矣。郊特牲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此言三事皆失。繹與祊各爲一事也。若以祊繹爲一事。統謂之繹。豈朝市亦得爲繹乎。鄭、孔於楚茨祝祭於祊。及郊特牲索祭祝于祊。指爲正祭之祊。而以祊之于東方。及禮器爲祊乎外。則指爲繹祭之祊。且以繹祭之祊爲正。而謂正祭之祊。假繹祭而名。其亦傎矣。祊祭當在廟門外之西室。繹則於廟門內之西堂。禮器爲祊乎外。對設祭於堂言。可知祊在門外。門內與堂不可分內外也。祭統言出於祊。出者出門也。郊特牲言祊求諸遠。亦可知爲門外也。蓋必於門外求之。斯遠之至矣。郊特牲以繹於庫門內爲失。言庫門不言廟門。是失在於庫門。不在於門內。可知繹祭當在廟門內也。繹爲又祭。當與正祭相似。而殺其禮。與祊祭迥異。繹祭有牲。絲衣詩可證。鄭注周官求牛云。求終也。終事之牛所以繹。此解求牛雖未必是。而謂繹有牛得之。而祊稱祝祭。禮器別之于設祭。郊特牲以索祭祝于祊。與直祭祝于主。其禮當相類。直祭祝于主。是陰厭之禮。卽特牲少牢祝酌奠也。此時尸未入。故曰祝于主。鄭注謂在薦孰之時。非也。馬氏晞孟。陸氏佃曾辨之。此在未迎牲之前。但以酒酌奠。無牲俎。祊祭亦宜然也。繹祭主人必親。書高宗肜日。是祖庚祭高宗廟。可知主人必親也。而祊言祝祭。蓋第使太祝爲

之。楚茨鄭箋云：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朱傳同。其言門內固非，而謂使祝求之，是也。主人不親也。祊所以求神于遠，而繹則尋繹正祭。無求神于遠之義也。然則祊宜在門外。繹宜在門內矣。繹與正祭相似。本當在廟堂中。然禮不可全同於正祭。同則享祀繁黷。又賓尸在堂。少牢禮：賓尸在堂，則天子諸侯亦必在堂可知。門堂頗狹，天子賓尸可能容之。且降于大夫，尤無此理。鄭注禮器，謂事尸於廟門旁之堂。絲衣箋以堂爲門堂，皆非也。繹言自堂徂基，其爲廟堂甚明。毛傳釋基字不釋堂字，蓋不以堂爲門堂也。若繹祭亦于堂中，則人神混亂。賓尸以人道接之，故曰賓。故繹於廟門內也。祭于門堂所以別于正祭。而在門內，則猶與正祭相倣。若在門外，則絕不類矣。故知繹宜在廟門內也。祊祭但令祝酌奠，與正祭迥殊。而謂之索祭。故知宜在廟門外也。爾雅釋宮云：廟門謂之祊。鄭注郊特牲云：廟門曰祊。本雅訓也。禮器疏引爾雅作廟門謂之祊。今本作閟謂之門。說也。閟是俗字。本當作祊。祊字从示。說文作鬃。是祊爲祭名。其祭于廟門。故廟門謂之祊。廟門因祊而名。非祊因廟門而名也。禮器爲祊乎外。郊特牲祊之于東方。此祊爲祭名也。詩祝祭于祊。郊特牲索祭祝于祊。此祊爲廟門也。義雖殊而字皆作祊。爾雅所以釋詩。古本必作祊。不作閟也。楚茨毛傳云祊、廟門也。皆不言內。說文云：鬃，門內祭先祖所彷徨。失之矣。天子諸侯迎賓皆于大門外。與賓同入廟門。並無廟門內待賓客之禮。安見祊必在廟門內乎。鄭、孔謂繹在門外。祊在門內。抑又傎矣。祊與繹別。繹又與賓尸別。蓋繹所以事神。賓尸所以事尸。與正祭日尸以象神者殊也。大夫士無繹祭。故賓尸在明日。絲衣序所謂繹賓尸者。既繹而又賓尸也。繹非求神。賓尸更不可言求神。鄭謂繹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是混祊于繹。又混繹于賓尸。其義殊不可通矣。祊不特不在繹祭之日。亦不在正祭之末。蓋祊所以求神。求神當於祭之始。不當於祭之終也。郊特牲言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二祭同爲求神。當與近禮器言設祭于堂。是朝踐時事。繼之曰爲祊乎外。則祊亦在朝踐之時矣。詩執爨踖踖以下。方言饋食之事。而上章

言祝祭于祊。亦可見祊當朝踐也。朱子經傳通解、馬氏文獻通考俱以祊祭列于既徹之後。陸氏佃、方氏慤亦皆謂祊在尸出祭畢時。誤矣。夫祭既畢。何爲求神于祊乎。此皆悖乎經者也。

八音次序說

八音次序有二。周官太師云。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周語伶州鳩所言八音。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二說次序不同。各有精義存焉。周官次序。原於八卦。以天所生者言也。周語次序。秩其輕重。以人所用者言也。左氏隱五傳八音疏云。服虔以爲乾音石。坎音革。艮音匏。震音竹。巽音木。離音絲。坤音土。兌音金。此八音配八卦也。八卦兌正西。乾西北。坤西南。三卦皆位于西。金、石、土配兌、乾、坤。故以類序之。坤爲地。地土也。焦京以坤爲土。石與金同氣。亦金類也。說卦傳。乾爲玉。爲金。石。即玉也。金石皆生于土。先金石而後土者。西方爲陰。陰逆推其所始也。先金後石者。兌位正西。以正者爲首也。鼉爲火精。夏於夏。與馬同氣。周官畜馬之法禁原鼉。蓋以此也。午屬馬。故離音絲。周官掌皮冬斂革。革成於冬。詩曰鼉鼓逢逢。夏小正。二月剝鱓。以爲鼓也。鱓與鼉同。鼉爲水物。故坎音革。坎、離居南北之正。在兌、乾、坤之東。八音以革、絲次金、石、土者。右旋之義也。蓋聲本於虛而屬陽。故其數奇而爲五。音麗於器而屬陰。故其數偶而爲八。惟其屬陰。故其序右旋也。右旋者。自西而東。亦自北而南。故先金、石、土而後革、絲。先金石而後土。先革而後絲也。巽東南。艮東北。震正東。三卦皆位于東。木、匏、竹配巽、艮、震。故亦以類次之。說卦。巽爲木。故其音木。震爲竹。故其音竹。艮爲果蓏。故其音匏。匏、竹皆木之類。先木而後匏、竹者。東方爲陽。陽順序其所生也。先匏後竹者。震位正東。以正始亦以正終也。且始西而終東者。又有說

焉樂者陽也。樂記云。樂由陽來。陽必根乎陰。故自西而東也。考古之奏樂。必先西。大射儀樂縣應鼙在阼階西。朔鼙在西階西。鄭注云。朔、始也。奏樂先擊西鼙。樂爲賓所由來也。先擊朔鼙。應鼙應之。是奏樂先西也。鄭謂樂爲賓所由來。則失其義。案朔鼙卽楝。本陳氏禮書・律呂正義・詳周縣鼓兼楹鼓考・周官大師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楝。小師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楝。是祭祀亦先擊西鼙。非特賓客也。奏樂先西者。豈爲賓在西乎。故知取陽根乎陰之義也。李安溪云。成於天地者爲貴。故先以金、石、土、成於動物者次之。故繼以革、絲、成於植物者又次之。故繼以木、匏、竹。此亦得爲一義。然其說淺矣。周語之說。以金、石、絲爲一類。假人力以生聲者也。竹、匏、土、爲一類。假人氣以生聲者也。革、木爲一類。所以爲樂之節奏者也。本律呂正義・且以輕重序之。首金、石、次絲、竹、次匏、土、次革、木。其序秩然不紊。孟子云。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左傳言。魏絳于是有金石之樂。后夔贊樂。首言戛擊鳴球。又云。擊石拊石。商頌言依我磬聲。周官鍾師。掌金奏。以鍾鼓奏九夏。鄭注云。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先擊鍾。次擊鼓。九夏、樂之大歌。可知金石爲樂之綱。八音以金石爲重也。次則絲、竹亦爲樂之要領。書于鳴球之下。卽云搏拊琴瑟。小雅言鼓瑟鼓琴。商頌言嘒嘒管聲。禮記言下管象舞。夏籥序興。絲、竹之重可知。蓋堂上之樂貴人聲。絲音主之。堂下之樂貴人氣。竹音主之。本律呂正義・此絲、竹所以爲樂之要領也。古聖人制律呂。以竹爲管。而琴瑟之絲綸巨細。徽柱遠近。亦可以爲律呂之準。至于金石之厚薄。亦皆以十二律爲之度數。是則金、石、絲、竹四音。最叶于十二律。故編縣鍾磬。皆必十有六枚。十二枚以應十二律・加四枚以應四淸聲・又有十二辰零鍾。簫有十六管。琴有十三徽。瑟有十三柱。加一以象閏・俱備十二律之數焉。樂記云。

金、石、絲、竹。樂之器也，音有八而獨舉四者。可見四者之重也。四者並重。而先金石者。金、石音大。絲、竹音小。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二句本周語。故金、石先于絲、竹也。匏、土雖同假人氣。而匏兼乎竹。笙竽之制。以管植于匏中。是匏兼竹音也。與竹相近。故周語云。匏、竹利制。匏與竹並稱。小雅言鼓瑟吹笙。又言笙磬同音。燕禮、鄉飲酒禮閒用笙。壎則罕言之。是匏重于土。故先匏後土也。革、木雖同爲節樂。周語。革、木以節之。又云。革、木一聲。惟其一聲無清濁。故但以節樂耳。而革之用大。虞書、商頌皆先言鼗鼓。後言柷敔。周官三大樂皆以鼓鼗與管琴瑟並舉。學記云。鼓無當于五聲。五聲弗得不和。言鼓而不言柷敔。是革重于木。故先革後木也。要之八音之中。金、石、絲、竹之外。革音亦重。荀子言鼓如天。又云。鼓爲樂之君。故經典皆言鍾鼓。鼓與鍾並尊。爲衆音之綱領。蓋宣樂者。鍾爲大。節樂者鼓爲大也。且鼓亦所以先樂。奏夏先擊鍾。餘樂皆先擊鼓。登歌下管。皆先擊小鼓。次擊大鼓。見周官注。舞亦先擊鼓。樂記所謂始奏以文也。本鄭注。革爲坎音。亦爲震音。本白虎通及說文。十二辰始于子。四時始于春。鼓所以先樂也。鼓以先樂。又以和樂。節之。即所以和之。爾雅云。和樂謂之節。故得與鍾並尊也。其與木音並列于末者。以止一聲。又爲衆樂之節。與金、石、絲、竹、匏、土六者不同。故序于末耳。是則金、石、絲、竹、革五者並重。音與聲皆五矣。然音必備夫八者。五聲應五行。四時。八音應八方八風。樂所以宣天地之氣。故與天地相符也。革與金並重。故周官八音。始于金。中于革、絲。終于竹。此以震、兌、坎、離四正卦爲綱紀也。周語先列金、石、絲、竹。此以乾、兌、離、震四卦爲綱紀。兌、離、震亦皆正卦。乾雖在西北隅。而實爲八卦之首。故其音宜尊也。周官重金、革、絲、竹。周語重金、石、絲、竹。合之爲金、石、革、絲、竹五音。配乎五行。金爲金。革爲水。絲爲火。竹爲木。石爲土也。石者土之核也。語其重則配五行。言其全則應

八方。而金、石、革、絲、竹之次卦位。自西而東。見陽根乎陰之妙。又周語八者次序所配之卦。皆一陰一陽相閒。乾、震、坎、艮、陽卦。坤、巽、離、兌、陰卦。金、石、絲、竹四音。皆先陰後陽。匏、土、革、木四音。皆先陽後陰。可見陰陽交錯之妙。而以先陰後陽者序于前。亦見陽根陰之義。皆聖人制作之精意也。八音配八卦。左傳疏又引樂緯云。坎樂用管。艮用塤。震用鼓。巽用笙。離用絃。坤用磬。兌用鍾。乾用柷敔。孔氏謂未知孰是。案。坎管。坤磬乾柷敔。皆無義可推。此說非也。

柷敔考

柷敔之制。舊說誤者有五。一曰。柷如伏虎。釋名云。柷狀如伏虎。如物始見柷柷然也。案鄭司農注小師云。柷如漆筩。中有椎。敔、木虎也。鄭康成注書益稷云。柷狀如漆筩。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上刻之。爾雅郭璞注亦云。然惟劉熙與諸說異。蓋互易其名。傳聞之誤也。一曰、柷與椌爲二物。荀子云。鞉柷柎椌楬似萬物。是柷與椌別爲二也。樂記云。聖人作爲鼗鼓椌楬。鄭注云。椌楬謂柷敔也。周頌有瞽篇云。鼗磬柷圉。毛傳云。柷、木椌也。圉、楬也。是椌卽柷非二物。椌从木从空。與狀如漆筩之說合。其爲一物明矣。一曰。柷敔爲乾音。白虎通云。柷敔、乾音也。柷敔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不知柷敔以木爲之。木安得屬乾。乾爲萬物資始。非終也。柷敔皆所以止樂。有終之義。其非乾音明矣。服虔注左傳八音。以石爲乾音。巽爲木音。此說得之。陽生于子。終于巳。巳屬巽卦。樂爲陽聲。柷敔節樂之終也。說卦。巽爲木。柷敔木音也。巽又爲風。風從虎。敔爲伏虎形。亦宜屬巽也。一曰。柷以作樂於始。敔以止樂於終。書益稷云。合止柷敔。鄭注云。合樂用柷敔以止樂。僞孔傳云。柷敔所以作止樂。孔疏云。樂之初擊柷以作之。樂之將末。戛敔以止之。

案白虎通云、柷、始也、敔、終也、釋名云、柷訓爲始、以作樂、敔、衙也、衙、止也、所以止樂也、顏師古漢書注云、柷與俶同、俶、始也、樂將作、先鼓之、皆與鄭合、後儒悉从之、鶚竊以爲不然、周語云、革、木以節之、爾雅云、和樂謂之節、鄭注王制云、柷鞉皆所以節樂、爾雅、和樂謂之節、蓋卽承柷敔與鼗而言、非別有樂器名節也、邢疏以節爲拊、失之矣、是節樂卽所以和樂、學記云、鼓無當于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柷敔與鼓同也、夫柷敔以節樂和樂、當知後世之拍板然、或二句一節、或一句一節、或一句二節、詳樂節考、若始終止一用、何以節樂和樂乎、且節有止義、必節于終、未有節于始者、爾雅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是柷亦所以止樂也、說文云、柷樂木空也、所以止音爲節、風俗通引禮樂記云、柷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郭注云、柷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與風俗通不同、後世多从郭說、中有椎、止音爲節、據此柷敔皆所以節止樂、不可謂柷以作樂于始也、書言合止柷敔、謂合其句而止之、合有和之義焉、止有節之義焉、合止皆兼柷敔、非柷合而敔止也、鄭以爲合樂于始、僞孔傳因以作字易合字、然作與合文義迥殊、豈可訓合爲作乎、又上者暫止、非終止也、先儒皆以爲終止、既與節字之義不合、而虞書此句、亦不當敍于笙鏞以閒之先矣、升歌下管、合樂皆必以柷敔節之、故敍于下管之後、鼗鼓亦節樂、故與柷敔連文、磬矇言播鼗柷敔、樂記言鼗鼓椌楬、王制言柷將鼗將、爾雅鼗次于柷敔、皆此意也、然鼓所以節樂、亦所以先樂、柷敔但主于節樂、而不以先樂、故合止二字專屬柷敔也、通雅及江愼修羣經補義曾辨之、考之唐六典、舉麾鼓柷而後樂作、偃麾戛敔而後樂止、太常沿襲相傳、皆爲先儒所誤也、考之經典、絕未有作樂先鼓柷之說、周語云、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是金石先于絲竹、動之者、謂先作而發動之也、大樂以金奏爲先、鍾師掌金奏、以鍾鼓奏九夏、鄭注云、先擊鍾、次擊鼓、虞書言升歌、首戛擊鳴球、鳴球特磬也、則金奏之鍾、亦特鍾也、太師登歌先擊拊、拊亦鼓屬也、是升歌先擊特磬、次擊拊、虞書首言戛擊鳴球、次言搏拊、其明徵也、太師下

管先鼓朄。朄者小鼓也。然則鐘磬鼓皆以先樂。經有明文。奈何以柷先樂乎。樂記云。始奏以文。復亂以武。鄭注云。文謂鼓也。武謂金也。夫亂爲樂之終。而擊金以止之。（孔疏言舞欲退之時。擊金鐃而退。案上文言弦匏笙簧。又言始奏以文。下言治亂以相。訊疾以雅。皆言樂不言舞。疏專指舞言。非也。金鐃止鼓。是田獵軍旅所用。樂器未見有鐃也。）則止樂亦以特鐘。以此始亦以此終也。八音惟金最洪。爲衆音之綱。故始終用之。若謂樂終戛敔。其音甚輕。何足以收衆音乎。一曰。堂上有柷敔。益稷僞孔傳以戛擊爲柷敔。謂上下各有之。案經典未有以戛擊爲樂器者。戛擊雙聲字。戛亦擊也。謂戛擊以鳴玉磬也。（本鄭注蔡傳同。）明堂位戛作揩。以玉磬揩擊皆爲樂器。此漢儒之謬說也。僞孔傳襲用其說。殊不思柷敔既在堂下。堂上安得又有柷敔乎。夫柷敔爲樂之德音。（見樂記。）而說者多誤。不可以不正也。

敦考

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是敦爲有虞氏之器也。然儀禮爲周制。而多言敦。特牲饋食。初云兩敦在西堂。末云佐食分簋鉶。鄭注云。敦有虞士之器也。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从周制耳。陳氏祥道、楊氏復皆从鄭說。鶚竊以爲非也。禮經分別同姓異姓。惟在朝之內外。階之東西。盟之先後。揖之高下。昏姻之通不通。祭畢之燕不燕而已。若宮室衣服。飲食器物等制。皆無同異姓之別。惟周官巾車言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然象路亦周時之車。非先代器也。諸侯得用先代器者。祇有二王之後。修其祖宗之禮。物以作賓王家。其餘諸侯。皆不得用。而大夫士可知矣。今謂大夫士同姓者用當代之器。（鄭注專言士。文不具也。故賈疏兼言大夫。）異姓者用先代之器。殊與經不合。閒嘗考之。周公監于虞、夏、殷。而損益

之以爲周禮。其自成一代之制者固多。而沿襲先代之制者亦不少。如木路、殷車也。周用以祭天。大麾、夏旗也。周用以田獵。楹鼓爲殷制。周亦兼用建鼓。建鼓卽楹鼓。詳周縣鼓兼楹鼓考。明水爲夏物。周亦兼用玄酒。明堂位云。夏后氏尙明水。殷尙醴。周尙酒。鄭注。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尙。非是夏用明水。周用酒也。然禮運云。玄。酒在堂。士冠禮亦有玄酒。玄、酒水也。先儒謂周人設酒一尊。必以玄酒配之。示不忘古。是周亦用明水矣。瓦豆瓦簋虞器也。周用以郊。而大夫士祭亦用瓦豆。見少牢饋食禮。大夫用瓦豆。士亦瓦豆可知。諸如此類。皆沿用先代器物。自天子以至于士皆有之。無論同姓異姓也。敦爲虞器。在虞時上下通用。明堂位以兩敦與八簋並言。八簋是天子之禮。則兩敦亦當爲天子之制。蓋虞氏簡質。故止兩敦也。鄭謂敦有虞士之器。非是。周用簠簋。簠盛稻粱。簋盛黍稷。八簋中有稻粱。則兼有簠。經典多專言簋者。簠簋同類。以簋該簠也。亦兼用敦。然簠簋爲天子諸侯之器。而敦則大夫士用之。玉藻云。諸侯朔月四簋。疏云。天子當六簋。是常食用簠簋也。四簋者。稻粱二簋。黍稷二簋也。稻粱本盛者以簠。通稱爲簋耳。皇氏謂四簋當作四簠。孔氏謂稻粱亦以簋盛之。皆非。周官掌客。上公簠十。侯伯八。子男六。簋則同用十二。是享賓用簠簋也。禮運言陳其簠簋。祭統言八簋之實。曾子問言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是祭祀用簠簋也。皆未有言用敦者。可知敦非天子諸侯之器也。內則言父母之敦牟。非餕莫敢用。是大夫士常食用敦也。士昏禮。黍稷四敦皆蓋。士兩敦。大夫四敦。此四敦者。昏禮攝盛也。是昏禮用敦也。少牢饋食禮。主婦執一金敦黍。又云。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士祭兩敦。大夫四敦。由此推之。諸侯祭當六簋。天子當八簋。見祭統注疏。是祭祀用敦也。士喪禮。朔月奠有黍稷用瓦敦。常用之敦。以木爲之。士虞禮。贊設二敦于俎南。是喪禮用敦也。皆未有信用簋者。可知簋非大夫士之器也。聘禮堂上八簋兩簠。東西夾各六簋兩簠。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簋。下大夫六簋。此賓雖大夫。而主人爲諸侯。故以諸侯之禮。用簋不用敦。且其數最多也。秦風言於我乎每食四簋。此諸侯食其臣之禮。雖殺于聘賓。亦从諸侯制而用簋也。或謂賢臣家食四簋

也。非管仲鏤簋朱紘。禮譏其僭。蓋大夫用簋已非法。而鏤之則尤甚也。然則大夫士惟用敦。而不用簋。特牲禮自兩敦在西堂以下。凡六言敦。云盛兩敦陳于西堂。又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又佐食啓會卻于敦南。又祝命爾敦。又主婦設兩籩于敦南。又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皆言敦不言簋。惟一言佐食分簋鉶。此蓋以敦亦簋之類。通稱爲簋。猶鄉飲酒禮觶亦稱爵也。名雖爲簋。其實爲敦。鄭氏不達此旨。乃謂同姓之士可用簋。誤矣。果如鄭說。是少牢、特牲皆異姓大夫士之禮。不知此經何以徒言異姓。而不及同姓。且經與記並無異姓同姓之說。又何以見其爲異姓之制。明示天下後世乎。又周官九嬪。凡祭祀贊玉齍。鄭注云。玉齍玉敦。賈疏云。大夫士用敦。今周天子用玉敦者。明堂位賜魯得兼用四代之器用敦。明天子亦兼用可知。此說亦誤。地官舍人云。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則知此玉齍者。玉簠簋也。經典並無天子用敦之文。玉府云。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珠槃盛牛耳。玉敦以盛血。此會盟所用。非祭器也。天子之祭。既以簠盛稻粱。簋盛黍稷。雖有敦。將焉用之。天子諸侯有簠簋而無敦。大夫士有敦而無簠簋。此一定之制也。魯兼用四代之禮。乃明堂位夸大之文。並非事實。不可據也。夫周天子諸侯所以用簠簋不用敦。而以敦爲大夫士用者。蓋周禮尚文。簠外方內圓。簋外圓內方。法象天地。又彫鏤而飾以玉。俱本鄭氏。致其華美。而敦爲虞物。其制樸而簡。故用簠簋而不用敦。大夫士降殺于天子諸侯。故用敦也。又天子諸侯祭備黍稷稻粱。故用簠簋兩物。大夫士有黍稷而無稻粱。故止用敦一物也。大夫敦飾以金。而士則否。可知粢盛之器。以文爲貴。天子諸侯之豆。皆以木爲之。天子又飾以玉。明堂位云。殷玉豆。周獻豆。蓋周既疏刻。而又飾玉。非但獻之也。諸侯但獻之而不

飾玉。凡以玉飾物。惟天子有之。諸侯豆不飾玉。則簠簋亦無玉飾可知。以大夫金敦推之。諸侯簋當以金飾。大夫士則瓦豆用有虞朴素之物。有虞氏尚陶。可知豆用瓦。以此比例。更可知大夫士用敦而不用簠簋矣。爾雅。瓦豆謂之登。天子諸侯之祭。以瓦豆盛太羹。蓋太羹不和。以法上古。故用古瓦豆盛之。此別是一義。

射耦考

古者射以觀德。必有耦者。所以明揖讓也。周官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諸侯以四耦射二侯。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士以三耦射豻侯。賈公彥謂畿內諸侯二侯四耦。畿外諸侯三侯三耦。各有一申一屈。見大射儀疏。孔沖遠謂賓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己之臣子卑。故降之。見詩賓筵疏。案。射人言士豻侯。明是大射。孔氏從後鄭說以爲賓射。非也。詳正鵠解。大射賓射。耦數皆同。左傳言魯君享范獻子。公臣不足三耦。可知諸侯賓射亦無四耦也。司裘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司裘是王朝之官。所共諸侯。則畿內之諸侯也。熊侯豹侯。是二侯也。大射儀有諸公卿百官之稱。明是畿外諸侯之禮。儀禮經傳皆然。而有大侯參侯干侯。是三侯也。諸侯雖用三侯。與天子不同。亦以別等威也。然則四耦二侯。必爲畿內諸侯之制矣。蓋射人亦王朝之官。故但言畿內諸侯之制。與司裘同也。賈說視孔爲長。賈又謂燕射則天子諸侯例同三耦一侯。此則不然。射人但言以射法治射儀。不言何射。雖主大射說。亦統賓射燕射而言。然則三射耦數。皆無異也。周官大司馬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鄭注云。王射以諸侯爲六耦。賈疏云。王大射之時。有諸侯來朝在京師者。大司馬令之爲六耦。諸侯大射。以大夫爲三耦。大射儀。司射選三耦。告于君曰。大夫與大夫。是也。大夫不足。以士充之。大射儀所謂士御于大夫也。鄭注云。大夫與大夫爲耦。不足。則士侍于大夫與爲耦也。據此推之。天子大射。

若諸侯不足。當以大夫充之也。大射疏云。國有三卿五大夫。三耦六人而已。而云使士爲耦者。卿大夫或有故。或出使。容其不足。使士備耦也。賈此說。其誤有四。經云。若有士與大夫爲耦。則以大夫之耦爲上。此在比衆耦時。注云。衆耦士也。衆耦射在三耦之後。類皆士與士爲耦也。比衆耦在比大夫耦之後。上文云。司射于大夫之西比耦。大夫與大夫。是大夫皆與大夫爲耦也。此大夫相爲耦。在三耦之外。大國大夫五人。又有鄉大夫三人。凡八人。除一人爲賓。（大射必先行燕禮。以大夫爲賓。）猶有七人。次國亦有六人。三耦只六人耳。而云或有不足者。蓋三耦爲正耦。（本詩賓筵疏。）必選德行優者爲之。（本鄭注。）故或不足六人也。其餘大夫不爲三耦者。乃于比衆耦時比之。大夫皆與大夫爲耦。或有不足。則與士爲耦也。賈于比衆耦之時。而以三耦釋之。是混三耦于衆耦。其誤一也。鄉大夫亦當與射。（考之經文。大夫爲三耦之外。又有大夫之耦。則必不止五人。故知鄉大夫亦與也。）而云國止五大夫。其誤二也。三耦之外。猶有大夫相爲耦。則所謂三耦不足者。豈大夫或有故或出使乎。其誤三也。經文于比三耦時。言大夫士而不言卿。是卿明不爲三耦。後大夫比耦之時。大夫皆降立于三耦之南。諸公卿皆不降。及射時。大夫繼公卿而射。是卿不與大夫爲耦。又安得三耦中有卿乎。大國有孤一人。（鄭注云。諸公孤也。）卿三人。孤與卿爲耦。又卿與卿爲耦。若無孤之國。只有三卿。則一卿與大夫爲耦。經所謂以耦告于上也。然耦亦大夫非士。士與卿尊卑相縣。豈有相爲耦者乎。賈謂三耦有卿。又以卿與士爲耦。其誤四也。賈亦未之思耳。鄭注云。大夫若與士耦。士爲上射。賓與公耦。公爲下射。此據鄉射禮而云然也。不知鄉射賓與賢能。義王尚賢。故主人雖尊于賓。必爲下射。以尊賓也。大夫雖尊於士。然但來觀禮。名謂之遵。其入在獻

衆賓之後。士雖卑於大夫。而謂之衆賓。（堂上三賓及堂下之士。通謂之衆賓。）則宜尊之。故士爲上射也。大射非所以興賢。當正名分。安得以士爲上射乎。君最尊。故以宰夫爲獻主。不與賓酬酢。射雖與賓耦。而與鄉射禮迥殊。（鄉射有士爲主人。賓主敵也。即大夫爲主。士爲賓。亦不縣殊。非若君與大夫有君臣之分也。）鄉射。主人於堂東執弓。搢三挾一个。賓於堂西亦如之。主人與賓揖讓而升。大射。公將射。賓降適堂西執弓。搢三挾一个。升自西階。先待於物北。公就物。大射正授弓。小臣師授矢。賓不敢與君並取弓矢而同升也。鄉射。賓與主人並射。揖讓而降。大射。公既射。大射正受弓而俟公還。而后賓降。賓不敢與君並射而同降也。且鄉射主人爲下射。不言先發。以三耦上射先發推之。知主人後發也。大射君乃先發。君爲上射明矣。鄉射言大夫爲下射。主人爲下射。而大射無此文。蓋大射君爲上射。賓爲下射。大夫爲上射。士爲下射。此禮之常。故不著也。鄉射士爲上射。大夫爲下射。賓以士爲上射。主人以大夫爲射。此禮之變。故特著之也。大射禮有與鄉射異者。有與鄉射同者。皆詳著其文。是知大射君與大夫實不爲下射。非以與鄉射同而略之也。夫大射君臣習禮。而大夫爲賓。又非異國之臣。若以君爲下射。冠履倒置矣。君與賓爲耦。自謙而尊賓之義也。君必爲上射。先賓而發。尊君而卑臣之義也。蓋有並行而不悖者。君不爲下射而大夫不爲下射。亦可知矣。又大射。司射比三耦。鄭注云。不言面者。大夫在門右北面。士西方東面。案鄭所言面位。見上文。乃入門時之面位也。至燕時。其位已殊。及將射。比三耦。又宜與燕時殊。豈猶與入門時同乎。夫比必相近。且宜同面。若大夫在門右北面。士在西方東面。相去頗遠。又不同面。而士有與大夫爲耦者。何以比之乎。經文下句云。三耦俟於次北。西面北上。此卽比耦時

面位。俟者俟比也。何謂不言面乎。既比即入于次。此言俟于次北。故知方比時面位也。觀後比衆耦時。大夫立於三耦之南。西面北上。衆耦立於大夫之南。西面北上。可知三耦俟於次北。西面北上。爲比耦時面位也。又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鄭注云。上射在左。便射位也。然射位在堂上南面。上射卻在右。則安得以在左爲便射位乎。鄉射。三耦位於堂西。東面揖進。上射亦在左。東面西面不同。而同左上射者。皆便其北面時在西也。蓋地道尚右。故賓位在西方。一耦北面而進。上射在左則居西。至升堂南面而射。上射雖在右。而仍位於西也。鄉射東面而進。上射若在右。則旋轉北面必在東。大射西面而進。上射若在右。則旋轉北面亦必在東。故皆必在左。而後北向必在西也。大射、鄉射。義無不同。賈疏謂大射義與鄉射異。失之矣。天子大射。公卿相與爲耦。王與賓爲耦。王爲上射。諸侯在六耦外者。亦自相耦。或與公卿爲耦。皆可推而知也。賓射以諸侯爲賓。則不以諸侯爲六耦。當以羣臣爲之。燕射亦然。鄉射三耦。記云。使弟子。鄭注云。弟子。賓黨之少者。鄭氏謂選弟子德行道藝之高者。以爲三耦。蓋鄉射之禮。學校所以造士。以弟子爲三耦。所以教之。故與大射賓射燕射異也。

日祭月祀辨

日祭月祀之說。經所無也。惟國語及祭法有之。周語云。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日祭月祀。時享歲貢。楚語云。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韋元成、韋昭皆謂天子日祭於祖考。月祭於高曾。時享於二祧。歲貢於壇墠。禮記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

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案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故先王之制祀典一年四祭而已月祭則數日祭則煩黷尤甚必無此禮也國語此言皆爲不經周官言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安能與於日祭月祀四時之祭何以謂之類周官有四類兆於四郊鄭氏注以爲日月星辰之屬非廟祭也鄭又云凡大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爲位類于宗廟者無常時非時祭也既有四時常祀所謂歲祀者又何祭耶貢者諸侯貢物於天子也祭祀先王何得謂之貢乎章注謂歲貢于壇墠壇墠見于金縢此有禱而爲之非祭也祭祖宗未有于壇墠者祭去之言殊謬然亦謂有禱祭之非常祭也韋氏謂歲祭尤謬王制云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是庶人薦以四時庶人薦而不祭祭必殺牲薦不殺牲士祭以特豕則庶人不得以特豚謂黍以豚非也詳薦考不得謂庶人舍時也庶人但薦而不祭若限以每歲一舉毋乃太疏乎孟子言士三月無君則弔以不祭也又豈得謂士舍時乎祭法一篇出于漢儒坿會壇墠七祀之說先儒駁其謬者多矣而月祭之說罕有正其謬者夫七廟五廟雖有遠近而同列昭穆皆祖宗也近者月祭而遠者不月祭是于祖宗有所隆殺也有是理乎且太祖廟之最尊百世不遷者也諸侯月祭乃不及之其悖理更甚矣是則日祭月祀之說殊不可信然其說亦非無因也既夕禮云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鄭注云燕養平時所用供養也饋朝夕食也湯沐所以去汙垢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於下室日設之如生存也此日祭之說所自起與然親在寢猶以人道事之故朝夕饋食而不嫌其數若祖考在廟則以神道事之不得有日祭矣朱子云國語有日祭之文是生復寢鄭氏謂祔後主復寢非也詳祔考猶日上食此朱子以國語日祭爲卽下室之饋食也然饋不得謂之祭下室之饋

不得與宗廟祭祀連文。且此爲喪禮。自天子達於庶人。莫不皆然。安得云諸侯舍日乎。可知國語日祭。祭於宗廟者也。月祭之說。因於朝廟。春秋文公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公羊傳云。猶者可止之辭。蓋以告朔禮大。朝廟禮小。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譏之也。是朝廟爲禮之小者。謂之朝廟。則不得爲祭祀矣。乃鄭氏注論語云。人君每月告朔有祭。謂之朝享。注周官司尊彝。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謂朝享月朔朝廟。不知朝廟禮之小者。而朝享祼用虎彝蜼彝。朝踐用兩大尊。再獻用兩山尊。其禮甚大。非朝廟可知。且朝享每月行之。又不得謂四時之閒祀也。先鄭以朝享爲祫。其說亦非。詳朝享考。豈朝廟之謂乎。朝廟所供。當與薦新相似。薦而不祭也。其禮與時祭迥殊。視告朔亦殺。豈得謂之月祀乎。月朔朝廟。倣於喪禮朔奠。然朔奠士用三俎。則大夫五俎。諸侯七俎。天子九俎。其禮隆。而朝廟則殺者。蓋在寢有朝夕之奠。故朔奠宜加隆。在廟無每日之薦。故朔薦不必从隆也。士朔奠用三俎。此卽時祭禮。始死猶以生禮事之。事生不嫌於數。故不時祭而月祭。大夫以上有朔望奠。不止朔奠也。大祥以後。則四時祭而不月祭。事之以神道矣。未虞以前有朝夕奠。既虞以後則不朝夕奠。而朔奠。漸近於神道矣。由是推之。在廟時祭。當在寢之朔奠。則在廟朔薦。當在寢之朝夕奠。可知也。朝夕奠有籩豆無鼎俎。則廟之朔薦亦宜然。故知與薦新相似也。諸侯以上宜有俎。亦不過特羔特豚而已。自天子至於士庶人皆四時祭。則大夫亦宜有朔薦。豈得謂大夫舍月乎。長樂陳氏以月祭爲薦新。不知薦與祭不同。且薦新無常時。或一月兩薦。或一月不薦。不可謂之月祭也。又薦新之禮。大夫士亦皆有之。而楚語謂大夫舍

月。則其所謂月祭者。非指薦新可知矣。祭法以月祭與享嘗對言。亦非以薦新言也。惟其實指祭祀之禮。故病其日月舉行之煩瀆。不得不爲之辨正也。

長洲陳徵君校刻求古錄。列佚文篇目于後。且云。有別本藏閩王氏。先是之謙避亂居閩一年。詢王氏藏本云。燬久矣。同治丙寅。客台州。訪金君後嗣。知君子城歿後。存者惟一孫。辛酉之變。孫又死。遂無後。求遺書。無知者。黃巖王子莊棻。篤學士也。曾搜輯鄉先輩遺藁。問及君書。言尙有殘本。遂假以歸。紙爲水漬。揭之猶見點畫。悉心校錄。復得佚文七篇。中日祭月祀辨。又陳徵君目錄所未及。取校已刻諸篇。亦互有同異。（刻本旁注閒涵入正文。）子莊言君書藁凡七八易。未知孰爲定本。因依次寫存之。別錄七篇爲補遺。丁卯冬。集京師。言于潘伯寅侍郎。侍郎忻然爲謀雕板。幷題卷耑。是書能存。不可爲非幸也。君坎坷終身。且傾厥祀。遺箸傳者。什一千百。昔賴徵君輯之於前。今得侍郎護之於後。雖生則嗇遇。而殁非無聞。九原有知。庶幾不憾。十一月初九日。會稽趙之謙校畢記之。

求古錄禮說補遺續

鄉射用獸侯說

鄉射禮記云。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鄭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則經獸侯是也。由是云焉。案考工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鄭注云。皮侯。以皮所飾之侯。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謂此侯也。五采之侯。謂五采畫正之侯也。遠國屬者。若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也。獸侯、畫獸之侯也。息者、休農息老物也。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敖氏云。鄉飲酒禮。乃息司正。息疑飲燕之異名。案此說視鄭爲長。然以息爲燕之異名。亦非也。息燕二字連讀。謂無事而燕也。燕不止無事。而燕記特以一端言之。上文春獻功。四時祭亦舉其一耳。鄭讀春爲蠢。訓爲作與出。非也。夫皮侯、大射之侯也。采侯、賓射之侯也。獸侯、燕射之侯也。記固明言之。至鄉射用采侯。記未嘗言之也。鄉射記明紀獸侯。是知鄉射與燕射同用獸侯也。若鄉射用采侯。記何以不言采侯。而乃言獸侯乎。卽云燕射用鄉射之禮。故當記獸侯。而采侯爲鄉射之侯。尤不可不記也。鄉射禮爲州長習射之禮。州長士也。本鄭注。士用鹿中。經云。釋獲者執鹿中。故記云。鹿中髦。前足跪。鑿背容八算。鄭注云。髦。赤黑漆也。前足跪者。象教擾之獸受負也。所以釋此經也。後又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閭中。於竟則虎中。此廣記大射、燕射、賓射之中。鄭注。國中。燕射也。於郊。大射也。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賈疏。此賓射也。非正釋此經。故別敍於後。文

不與鹿中相連。且各言所射之處。明非鄉射也。又云大夫兕中。不言所射之處。明亦鄉射也。大夫言兕中，可知鹿中爲士禮也。此經言士鄉射禮。故大夫兕中亦別記於後也。夫一中之微。而記文明析若此。何以侯之重。而記反不明言乎。故知記所言獸侯。正鄉射之侯也。鄉射爲大夫士之禮。而記幷言天子諸侯之侯。可知燕射禮亦用獸侯也。燕射禮。天子諸侯有之。大夫士無燕射。於中別言君國中射。而於侯不別言燕射。蓋燕射之中。與鄉射異。故必別言之。燕射之侯。與鄉射同。故不別言之也。燕禮經云。若射如鄉射之禮。其禮同。故其侯同。同獸侯。亦同五十步也。射之等之。大射爲上。賓射次之。燕射又次之。鄉射爲下。大射爲天子諸侯將祭擇士之射。祭祀國所首重。故爲上。賓射在天子爲諸侯來朝而射。在諸侯爲兩君相朝而射。燕射爲天子諸侯燕羣臣而射。故燕射次于賓射。考工記所言三射射之差等也。鄉射爲大夫士之禮。故爲下。鄉射次于燕射。不甚相遠。故其侯同。賓射次于大射。在燕射之上。鄉射與賓射相去頗遠。安得同侯乎。鄭注之誤。以經文考之甚明。而學者多莫之知。甚矣解經之難也。

天子營國之制考

古天子營國制度。先儒未詳考也。考工記云。匠人營國方九里。九里正是周制。賈疏以爲夏殷制。非也。詳天子城方九里攷。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環涂七軌。鄭注云。營謂丈尺其大小。天子十二門通十二子。疏云。甲乙丙丁之屬。十日爲母。子丑寅卯等十二辰爲子。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軌謂轍廣八尺。九軌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王宮當中經之涂。市朝方各百步。環涂謂環城之道。賈疏云。南北之道爲經。東西之道爲緯。王城面有三門。門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環涂謂遶城道如環然。故謂之

環也。後儒爲圖說者。皆謂國中分爲九區。中一區爲王宮。前一區爲朝。後一區爲市。左右各三區。皆民居。近戴東原考工記圖分爲十六區。中方三里爲六寢六宮三朝宗廟社稷。環涂在城內。市不入圖。案涂必直門。然後通達可行。賈疏所謂門有三涂也。若畫爲九區。則必旁二門而後可。考工記市朝一夫。謂一朝一市之地。三朝三市則各共一里也。司市云。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是市有三也。一夫百步。三夫三百步。是一里也。今謂朝市各方三里。明與考工記乖違。百官所居。當在城中。蓋古者每日必朝。朝辨色始入。其登車在夜未旦。城門必天明乃啓。若在城外。不及朝矣。羣士亦必入朝。是公卿大夫士皆必居城內也。周官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先鄭注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里、城中空地未有宅。此說非是。故後鄭不從。鄭注云。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此以廛里皆指民居。非也。下文云。國宅無征。鄭注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賈疏云。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治之。是也。不知內外九室。皆屬王宮。豈得謂之國宅。又何必言無征乎。乃爲得解。先鄭指民宅。非。此百官所居在城中之證也。士相見禮云。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此大夫士之子從父居者。又一證也。孟子。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可證士相見禮所言指士未仕者。鄭指致仕者言。非也。凡致仕有采邑。當居采邑。否則亦居鄉遂。書大傳可證。竊謂廛里二字。當分爲二。廛是民所居。里是百官所居也。孟子云。願受一廛而爲氓。又云。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是廛爲民居之證。又云。臣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是里爲百官所居之證。民居亦可曰里。然與廛字對言。則里當指爲官府之里。不然。豈城中無官府之宅乎。解者多失之。然則謂左右三區皆民居而無百官之宅。其誤甚矣。戴圖畫十六區。中四區最大。連涂各方三里。本正方形。而以王宮方三里置於其中。則各減四方之一。成曲環形。近城四面各二區。成長方形。長亦三里。廣止一里半。四隅成小方形。各方一

里半。比于旁三門門三涂之制自合。但不著市肆及官府民居之所。既失之疏略。而謂王宮方三里。又與周官不合。典命云。上公九命。其宮室以九爲節。侯伯宮室以七爲節。子男宮室以五爲節。鄭注云。公宮方九百步。侯伯宮方七百步。子男宮方五百步。由是推之。天子之宮宜方千二百步矣。若方三里。是方九百步。與上公等。必無此理也。今以方千二百步置于其中。則中四區各減大半。每面止一里。王宮之後一區恰好置三市。每市縱廣一百步。橫長一千二百步。經涂界于其中。南至王宮外牆爲界。北至緯涂爲界。縱廣一里。橫長四里。四面宜各有牆垣旁一門。司市云。凡市人則胥執鞭度守門。是市有門也。其三市相界。皆宜然也。王宮之南。自皋門至緯涂。亦縱廣一里。橫長四里。此地宜少空曠。無廛里。亦名爲朝。奔喪禮。避哭市朝。晉語。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于朝。是也。若皋門之內。卽爲王宮。安得過之耶。所以知此地宜空者。大行人言。上公來朝。朝位賓主之門九十步。覲禮言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此朝位與朝。皆在大門之外。若大朝覲。則從行之人更衆。倘此地不空。何以容之。然門前雖空曠。而兩旁有諸侯館舍。則亦不寥落矣。又天子畜馬十二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其左右六廐。亦宜在此。左傳言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則廐在國內可知。曲禮廐庫連文。則廐與庫宜相近。然不當在王宮內也。府庫倉廩在宮內。又圜土亦當置于斯。故隙地長至四里也。王宮兩旁。宜爲羣士之宅。蓋宿衞王宮者皆士也。居此便于宿衞。卽不宿衞者。環列而居。亦有護衞之義焉。東西南三面近城門。其六區皆當爲公卿大夫士之宅。士最多。王宮兩旁地狹不足以容之。故知外之八區亦有士也。其北近城二區。皆工商所居。城中無農。聘禮云。士館于工商。可知無農民也。蓋工商居宜近市也。四隅之地。非貴者所宜居。庶人在官者當居此也。士所居亦有近市者。所謂在國曰市井之臣。指士言也。晏平仲之

居近市。景公故欲更其宅歟。公卿大夫之宅皆近城門者。詩緇衣孔疏云。舜典闢四門。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于前也。彼言私朝者在國門。謂卿大夫夕治家事私家之朝耳。又左襄十七年傳云。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杜注云。澤門、宋東城南門。皇國父白晳而居近澤門。然則鄭謂卿士私朝在國門者。亦謂其居近國門耳。非謂朝于國門也。最近城者爲公孤。其內爲卿。又其內爲大夫。又其內爲士。載師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鄭注家邑、大夫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畺五百里王畿界也。三百里爲稍。四百里爲縣。小都在縣地。公采邑在王畿之界。故國中之居亦界于城。采邑尊者遠而卑者近。宅里亦宜倣此矣。且公卿之臣衆。其私朝盛。若近于王宮。則有偪上之嫌。大夫亦有私朝。故猶不可逼近王宮。士無私朝。故可迫近王宮而居也。環涂不在城外者。以城外有隍。隍、池也。不可爲涂也。孔撝約據緜傳。王之郭門曰皋門。謂皋門卽王城南門。不知皋郭聲相近。毛特以郭門名皋門。非謂卽以郭門爲皋門也。若郭門卽皋門。則三朝之地。豈止一里乎。其誤甚矣。諸侯營國亦與天子同。特廣狹各異耳。

周南召南名義解

周南、召南名義。說者不一。鄭康成、孔沖遠謂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朱子謂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謂之周南。其得之南國者。謂之召南。二義稍殊。其解南字。皆謂文王之化自

北而南也。程大昌謂南樂名。非南國。諸侯之謂。南、豳、雅、頌爲四詩。別無國風之目。後儒推衍其說。以爲樂名南者。取南風暢達長養萬物之義。又或云。南國名。見逸周書。南氏有力臣。勢均力敵。用分爲二國。陳少南、李迂仲謂周、召分陝在文王時。皆與古說異。案小序云。南者化自北而南也。詩中有江漢、汝墳之語。其謂南國無疑。文王國在西。爲西伯。不曰西而曰南者。見其德化之廣被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蓋西南六州。皆歸文王。惟東北三州尙屬紂。至武王伐紂時。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相從。此皆西南國。可知南方之被化深矣。南蠻之地。教化最難。古三苗國與洞庭相近。是在南。夫堯、舜大聖。尙且梗化。鬼方亦在南。高宗伐之三年乃克。南方之難化如此。而文王德化及焉。詩所以繫之以南也。左傳季札觀樂。見舞象箾南籥。說者謂象箾武舞。南籥文舞。皆文王之樂。樂與詩相表裏。文王以南名詩。亦以南名樂舞。樂所以昭德象功。文王樂舞名南者。明功德遠及於南也。然南籥二字連文。不得專以南爲樂名。周官太師教六詩。有曰風、雅、頌。不得謂詩無國風。而以南與雅、頌並列也。周南、召南與邶、鄘、衞等次序。彼等既皆爲國名。則二南亦爲南方之國明矣。鼓鐘詩言以雅以南。文王世子言胥鼓南。卽二南之南。蓋二南爲房中之樂。鄉飲酒、鄉射、燕禮皆用之。以國風惟二南與七月篇爲正風。得人樂。餘皆變風不入樂也。康成以南爲南蠻之樂。固非。大昌以南爲文王樂名。亦非也。至以南爲南氏二國。不見文王之化廣。且繫以周、召。其義不可通矣。鄭譜謂文王遷豐後。以岐西地分賜周公、召公爲采邑。司馬貞、朱子皆從之。後儒乃謂文王受命稱王。命二公作東西大伯。分陝而治。夫文王恪守臣節。孔子稱爲至德。安有自稱爲王。命二公作伯分陝

之理。二公分陝。在武王克商之後。樂記所言甚明。第二南之繫周、召。不必在武王克商之後。何也。周、召乃采邑之名。非二伯之名也。甘棠言召伯者。伯者尊稱之詞。非大伯之伯也。行露序云。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是當文王興紂之時。甘棠在行露前。篇次相連。可知亦文王時詩。文王時。召公未嘗爲伯。伯爲尊稱之詞明矣。鄭氏以甘棠爲武王時詩。恐未必然。二南所以繫周、召者。以文王有王者之化。其詩宜爲雅。不當列於風。然文王實爲諸侯。詩又本爲風體。不得人於雅。故繫之周、召也。其所分屬者。以周公爲治於內。故得之國中者。繫之周公。召公宣化於外。故得之南國者。繫之召公也。召南有詠召伯之詩。而周南不言周公者。子當讓善於父也。周、召皆聖人。皆爲文王行化。非有優劣。鄭氏以聖賢之化分別言之。非也。朱子之說。得其義矣。

齊必變食說

古人將祭必齊。齊者致精明以交鬼神也。故君子之齊。沐浴以潔其身。嚴肅以澄其心。不御內。不聽樂。居必遷于外寢。服必明衣玄端。皆所以致其精明。而味之濁者。足以亂我清明之氣。亦必戒之。故論語云。齊必變食也。莊子人間世云。齊者不飲酒。不茹葷。酒與葷。其氣味最昏濁。齊者所必嚴禁。故特言之。而變食猶不止此。周官膳夫云。王齊則不舉。舉者殺牲盛饌也。三牲之肉。氣味亦濁。故幷戒之。自王莽竄易周官經文。謂王齊日三舉。刑昺論語疏因謂食不厭精至不多食。皆蒙齊文。朱子集註雖引莊子。而家禮亦謂食肉不得茹葷。飲酒不得至亂。近朱竹垞據周官及刑疏、極辨不飲酒食肉之非。學者惑之。案王制云。八

十。齊喪之事勿及也。齊與喪并舉。其不得飲酒食肉可知。月令云。仲夏之月。君子齊戒。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夫曰薄滋味。則不飲酒食肉矣。二至之齊。猶且如此。況祭祀之齊乎。此其證也。且論語經文明言變食。變者必易其常。若仍飲酒食肉。特加厚于平時。安得謂之變乎。食不厭精以下。皆言平時之食。邢疏謂蒙上齊文。其說大謬。果爾。是聖人平日飲酒竟及亂矣。魚餒肉敗。食必傷人。聖人亦不謹疾矣。有是理乎。周官內饔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所謂臭惡不食也。玉制云。五穀未成。果食未熟。不粥于市。所謂不時不食也。豈指齊時言之乎。此其說不可通矣。朱竹垞謂王日食一太牢。遇朔當兩太牢。齊則加至三太牢。此沿舊說。不知王日一舉者。舉少牢也。惟朔日則大牢。若日一大牢。亦已侈矣。乃加至三大牢。其侈不已甚乎。朔爲一月之首。其牲體宜加于常日。齊則爲祭而設。別是一義。何必加于朔月乎。先儒謂齊不食餕餘。故三大牢。然凡物皆可新治爲饌。何必大牢乎。天子宗廟四時之祭。每祭皆齊十日。冬至圜邱祭天。夏至方澤祭地。寅月祭南郊。申月祭北郊。仲夏大雩帝。季秋大饗五帝于明堂。亦各齊十日。仲春仲秋祭社稷。春秋分朝日夕月。與四望山川之祭。各宜齊三日。又四時迎氣及羣小祀。皆宜齊。一年齊期約有百二十日。是用三百六十大牢。并日食朔食。約有六百大牢。抑思牛爲大物。非大祭不能用。諸侯無故不敢殺。而天子每年殺牛而食。乃至六百之多。毋乃暴殄天物乎。周公制禮。當不此此也。其爲王莽竄易無疑。至于齊而飲酒。周官亦無此說。于經無據。惟周語云。王卽齊宮。湢濯饗醴。韋謂王飲醴酒。或引以爲齊當飲酒之證。不知醴爲六飲之一。非酒也。況周語所言。是耕藉之齊。與祭祀之齊不同。未可援以爲證也。

然則齊不飲酒食肉明矣。而後世之齊。必茹疏菜。則又失之。竊謂動物之中。其意味之潔清者。莫如魚。齊者亦自可食。而魚之氣腥者。仍在所禁。務使藏腑清虛。志氣清明。則聖人謹齊之道也。

同里管君申季於滂喜齋所刊求古錄禮說補遺外。續搜得佚文四篇。因致之伯寅侍郎。爲幷刊之。其齊必變食說。不見於陳徵君目錄。檢鄉黨正義。卽求古錄之卷十六。於此句亦無說。蓋箸書誼取互見。故詳此略彼也。吾鄉孫大令憙近於浙中有覆刻求古錄之舉。未知采獲有逸出於此者否。長洲王頌蔚。

公羊逸禮考徵

陳奐學

本館據滂喜齋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公羊逸禮攷徵

長洲陳奐學

禮。男子年六十閉房。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將薨亦如之。禮字各本脫。依宋槧官本。隱元年何注。徐彥疏解云。男子六十陽道閉藏。若仍無世子。其正夫人必無有生世子之理。故命貴公子以爲世子也。若未滿六十。則無立庶子爲世子之法。奐案。古者天子諸侯皆一取九女。天子諸侯卽位。必取元妃以奉盛盛。故男子六十。其適夫人年不必老。可以生育。至此無世子。則命庶子。非若男子三十取女二十嫁。男六十。女亦五十。本不能生育矣。

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隱元年。奐案。何據禮。適夫人下但有姪娣。左右各有媵。有姪娣。適夫人一。餘爲八妾。合之爲九女。與漢書五行志劉向說、列女明德馬后傳、白虎通義嫁娶篇所云八妾者合。則適夫人自在九女中也。莊十九年傳。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蓋此傳文。與注所據之禮若有異。女弟女字。據詩正義補。詩韓弈毛傳。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衆妾也。思齊傳。大姒、文王之妃。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正妃生十子。九女應生九十子。爲百男。九女皆衆妾。適夫人不在九女中。周法文王制度。白虎通義引王度記、漢書杜欽傳、後漢書劉瑜傳並云。天子一取九女。所取之國。適夫人下有媵。有姪娣。二國往送女。又各有媵。有

姪娣。共九女。天子九女。卽周禮之九嬪也。是所取之本國亦有媵矣。春秋隱二年。伯姬歸于紀。七年。叔姬歸于紀。叔姬媵待年於國。至是始歸于紀。非周禮之確證乎。又成十年注云。唯天子娶十二女。鄭注檀弓以十二女爲夏制。然則八妾爲殷制。何劭公據殷禮注春秋。而其注叔姬爲伯姬之媵。與此注不可強通。莊二年注。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僖二十年注。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亦指八妾。

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隱元年。惠氏松厓云。妾子立。母得爲夫人。時君之禮。孔子以爲不然。故有惠公仲子、僖公成風書法。聖人筆削。穀梁獨能贊一辭。賢於公羊遠矣。奐案。詩序。燕燕、衞莊姜送歸妾。妾戴嬀也。戴嬀子完在位十六年。序稱妾不稱戴嬀。春秋之義也。或曰。莊姜時尚在也。

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隱元年。解云。異義古毛詩說云。天子至大夫同駕四。皆有四方之事。士駕二也。詩云。四騏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大夫所乘。書傳云。士乘飾車兩馬。庶人單馬木車是也。倬謹案。異義公羊說。天子駕六。鄭駁謂爲漢法。蓋從其師說。

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隱二年。解云。卽昏禮記云。宗子無父母命之是也。宗。汲古本譌作言。案鄭注禮。卽引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文。本左氏。公羊作履緰。惠云。緰讀爲投。說文。貲布也。古緰繻同音。

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隱二年。解云。卽書傳云。夏后氏逆於廟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是也。奐案。春秋繁露質文篇。昏禮逆於庭。

逆於堂。逆於戶。惠云。詩箋三章。親迎之禮。蓋夏、殷、周戶卽箋也。

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隱五年。 奐案。此據周初之禮制也。師猶軍也。周官、左傳言六軍。詩瞻彼洛矣、棫樸六師。毛詩傳及穀梁傳皆云天子六師也。方伯諸侯之大者。亦謂之侯伯。二師之說。向未審攷。攷襄十一年公羊傳。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繁露爵國篇。諸侯大國四軍。卿爲帥。士爲佐。故有四軍之號。其實諸侯大國止有二軍耳。穀梁傳作三軍。非正。昭五年。貴復正。亦謂魯止當二軍。魯頌。公徒三萬。謂行軍之數三萬。不足以充三軍。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二軍二萬五千人。共炊家子。固守衣裝。廄養樵汲。俱在其中。舉成數言三萬。三萬正合二軍。鄭志臨碩謂此爲二軍。是也。詩頌周公開國之初。有此行軍之數。故穀梁傳以舍中軍爲貴復正。復正周公之禮也。周公爲二伯。方伯與二伯同。徐解以爲論語三軍。指王官之伯。其攷之未審矣。左傳言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大國得備三軍。當時列國僭禮。出師亦用三軍。故論語兩言三軍。冉求謂季孫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孔子弟子亦據二軍言。諸侯一師者。莊十六年左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是也。若閔二年左傳。晉侯作二軍。武、獻已來。兼國多。爲大國。自僭作二軍。非王命也。

禮。妾廟子死則廢矣。隱五年。 解云。卽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鄭注云。以其非正。卽引穀梁傳云。於子祭。於孫止。是也。

禮。司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土。隱五年。 奐案。何氏不信周官所據逸禮文。倬謹案。文八年注云。天子有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皆三公官也。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皆卿官也。白虎通義封公侯篇引別名記云。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

禮朝受之於大廟與聘同義隱十一年　解云卽上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注云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大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是也七年冬王使凡伯來聘注亦云受之於大廟莊四年傳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十三年注會必有壇者爲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　奐案大廟周公廟朝聘同受之於大廟與覲禮合覲禮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鄭注云受舍于朝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燕禮記燕朝服於寢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鄭注云燕於路寢四方之賓謂來聘者也路寢卽大廟在周爲文王廟在魯爲周公廟惇謹案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注云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定十四年邾婁子來會公注云言公者不受於廟

禮臣死君字之桓二年　解云穀梁傳文奐案穀梁傳云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敢稱其名據宋本有此九字校增孔氏段先生云氏衍字字謚也惇謹案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臣父猶名之子曰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蓋異義所述當爲嚴氏春秋何不然者師授之異也

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桓二年　解云春秋說文而膳夫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何氏不取也惠云鄭注云牢鼎九陪鼎三蓋何氏不信周禮而士冠禮士喪禮皆一鼎者士冠士喪略於正祭故也

禮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桓三年　穀梁傳云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范注云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奐案此言諸侯送女之儀節廟在路門內故路門亦曰祭門雉門設兩觀故雉門亦曰闕門何劭公實據穀梁而未明祭門之施乃晐括其辭

禮諸侯田狩不過郊桓四年　奐案郊近郊也郎爲魯之邊邑當在遠郊侯伯之國遠郊三十里近郊十

五里。苑囿卽在十五里中。諸侯囿方四十里。以開方言之也。天子囿方百里。亦在近郊。異義引公羊說。天子靈臺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靈囿卽在靈臺之左右。此其證。

禮。君於臣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是也。詩曰王謂叔父是也。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肸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桓四年。段先生云。當云。諸父不名詩云王謂叔父是也。諸兄不名經云王札子是也。奐案宣十五年注亦云。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十七年注亦云。禮。盛德之士不名。天子上大夫不名。是也。五句爲何氏語。

禮。七十縣車致仕。桓五年。解云。春秋說文謂之縣輿者。淮南子曰。日至於悲谷。是謂晡時。至於淵隅。是謂高舂。至於連石。是謂下舂。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輿。舊說云。日在縣輿。一日之暮。人年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於君。故曰縣輿致仕也。亦有作縣車者。

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桓八年。奐案。天子之卿大夫。內諸侯也。故得與諸侯同大牢。禮少牢饋食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羊豕曰少牢。特牲饋食鄭目錄云。特牲饋食之禮。謂諸侯之士。以歲時祭其祖禰廟之禮。豕曰特牲。此周禮也。解云時王之禮。誤矣。儀禮賈疏云。曲禮。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彼天子大夫士。何注公羊。又兼引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牲。

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桓十四年。惠云。何氏不信周官。

倬謹案白虎通義耕桑篇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何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漢舊儀春始東耕於藉田隋書禮志晉大康六年武帝楊皇后蠶於西郊依漢故事疑此爲時王之禮解云出祭義文今祭義無此文也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王后蠶於北郊與周官合

禮諸侯薨天子謚之卿大夫受謚於君唯天子稱天以誄之桓十八年　解云卽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鄭注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又云唯天子稱天以誄之注云以其無尊焉又云諸侯相誄非禮也是也

禮練祭取法存君莊元年　解云存君者卽襄二十九年注云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然則今此練祭者亦是臣子閔君父往年此日沒今年復此日存而禮祭之取法存君矣奐案文二年練主用栗注吉主皆刻而謚之蓋有禘祫時別昭穆也亦是存君之義倬謹案喪服小記故期而祭禮也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鄭說存親卽本何意

禮飲酒不過三爵莊元年　解云玉藻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注云禮飲酒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奐案左宣二年傳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與何說合詩小雅亦云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莊元年　解云皆書傳文奐案大國舉三人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也次國舉二人次國二卿命於天子也小國舉一人小國一卿命於天子也是謂之命大夫隱三年何注云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亦此意也

禮。尊者嫁女于卑者。必持風旨。持、官本作待。莊元年。解云。風猶放也。言使卑者待己放其命。云道有女可嫁。然後卑者乃敢求婚也。

禮。齊衰不接弁冕。仇讎不交婚姻。莊元年。解云。義取穀梁之文。奐案。宣二年公羊傳。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惠云。三年之喪。金革之事无辟。乃伯禽之事。案周公伐奄。亦在練後。春秋時。晉襄公敗秦師於殽。亦是居喪服金革。

禮。同姓本有主嫁女之道。莊元年。奐案。同姓有來媵之文。

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莊元年。解云。此禮緯含文嘉文也。彼注云。諸侯有德。當益其地。不過百里。後有功。加以九賜。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其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其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其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其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其勇猛勁疾。執義堅強。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其內懷至仁。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其亢陽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其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使之祭祀。皆加有德。則陰陽和。風雨時。四方所瞻。臣子所望。則有秬鬯之艸。景星之應。是也。倬謹案。禮記曲禮正義。亢陽作抗揚。又引公羊說。一曰加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輿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輿何不同者。當是嚴顏之異。

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莊九年。解云。周禮典命云。上公九命。侯伯七命。

子男五命者是也。奐案何氏不信周官所據逸禮。

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緦莊四年。　解云正見不杖章無天子諸侯服緦麻章無大夫服故也。

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莊八年。　奐案毛詩六月傳先教戰然後用師祠、左傳作治治正字祠假借字何氏乃據祠爲說。倬謹案解云時王之禮也漢書郊祀志注應劭云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祭之。

禮天子斷而鼏之加密石焉諸侯斷而鼏之不加密石大夫斷之士首本莊二十三年。　奐案國語、穀梁傳及書大傳竝有此文。

禮諸侯既娶三月然後夫人見宗廟見宗廟然後成婦禮成九年注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兩注義竝同而此注義更明晰莊二十四年。　奐案毛詩葛屨傳婦人三月廟見然後成婦功。奐疏云禮記曾子問篇孔子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隱八年左傳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孔疏云賈逵以配爲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鄭衆以配爲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禮記孔疏云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列女傳宋恭伯姬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齊孝孟姬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白虎通義嫁娶篇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沒亦婦入三月奠采于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何注莊二十四年、成九年公羊傳與通義同然則大夫以上三月廟見成昏與士當夕成昏禮異漢人傳注皆同唯鄭說不

同。鄭駁異義云。昏禮之暮。枕席相連。曾子問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故鄭成九年注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又鄭隱八年注云。祖爲祖道之祭。是皆當夕成昏也。毛傳雖無明文。然草蟲。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傳云。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謂未三月未成婦。有歸宗義。是大夫以上皆三月成婦也。此傳云。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亦謂未三月未成婦。不執婦功也。

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迎。汲古本譌作遊。 莊二十四年。 案。禮未聞。

禮。七十雖庶人。主字作孝字譌。而禮之。 莊二十五年。 案。禮未聞。

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 莊三十一年。 奐案。天子諸侯皆二朝。三朝非。二朝在路門之內外。路門外曰外朝。路門內曰內朝。天子屏在路門外。諸侯屏在路門內。所謂門屏之間謂之〔宁〕也。大夫帷士簾。猶近內。禮以肅敬。故天子屏尤居外也。荀子大略篇。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淮南子至術訓亦云。天子外屏。倬謹案。郊特牲疏引禮緯與此文同。唯大夫士帷簾互異。

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 莊三十一年。 奐案。天子靈臺。諸侯時臺。與異義不同。時臺卽觀臺。僖元年。在廟中。與文王之靈臺異。文王之靈臺。乃囿臺也。在郊。學者混而一之。誤矣。成十八年。築鹿囿。注云。天子囿方百里。伯七里。子男五里。詩靈臺毛傳云。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臺卽在靈囿左近。說詳余疏

禮。諸侯之觀不過郊。莊三十一年。 奐案。郊、近郊也。薛在魯之西鄙。見閟宮傳。文王之靈臺。卽諸侯之囿臺也。

亦在周近郊可證。觀謂游觀之觀。與僖五年觀臺在廟中者不能苟同。

禮。臣下無服。莊三十二年。　奐案。此謂未踰年之君也。喪服傳斬衰三年章。君。傳曰。君至尊也。鄭注云。天子諸侯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鄭注誤也。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已見上文。此正謂臣下服君服亦斬衰三年。未踰年則不成三年喪矣。故無服。若卿大夫有地者。雖有主君之稱。喪服無明文。雜記。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鄭彼注云。亦記失禮所由也。

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文二年傳。五年而再殷祭。注謂三年祫。五年禘。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祫則不嘗。閔二年。與此注義同。　奐案。此禘祫卽周禮之間祀。在四時祭之中。見先鄭司農司尊彝注。天子行之。諸侯則否。詩閟宮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是其義也。說詳詩疏。

禮。諸侯臣諸父兄弟。僖元年。　何氏申之云。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文二年注。禮。昭穆指父子。是也。又成十五年注。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與此注義不合。　奐案。諸侯臣諸父兄弟。故繼君卽爲先君後。服斬衰。臣子一例。此可證廟制之昭穆。以繼統者爲定制。以繼統之前後爲定制。不得援兄弟共立爲君。一昭數主。一穆數主。如宋儒張子之說。惠云。例字始此。古祇作列。見禮記。

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僖五年。　惠云。注直云禮。絕無疑辭。皆先秦舊典。

禮。夫人始見廟。當特祭。僖八年。　解云。正以三月見廟。見廟期限。明其不得因事爲之。故知然也。

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屨小節焉。十五受大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屨大節焉。僖十年。 奐案。書太傅亦有是文。倬謹案。大戴禮保傅篇亦有是文。盧注引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太學。此太子之禮。

禮。不臣妻之父母。僖二十五年。 奐案。爾雅。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故天子諸侯皆不取境內諸臣之家。嫌正名也。大夫不得取境外者。人臣無外交也。

禮。天子不卜郊。僖三十一年。 奐案。公羊說魯郊非禮。卜郊亦非禮。故何注據逸禮言天子不卜郊也。其實天子卜郊。禮記有明文。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鄭彼注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蓋亦用其師說。奐謂。魯祭祈穀。以后稷配。不得有南北郊。左氏傳可咨故實矣。后稷在堯時爲上公。文王受命作方伯。故皆用郊。魯亦相承古禮。公羊說非是。

禮。卜郊不吉。則爲牲作〔元〕衣纁裳。使有司〔元〕端放之於南郊。明本爲天。不敢留天牲。僖三十一年。 案。禮未聞。

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僖三十一年。 奐案。詩正義引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何正用禮緯說。毛詩良耜傳。社稷之牛角尺。社稷、王制作賓客。自誤。仁和孫志祖有辨。而與此文異。桓八年注據禮云。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與此文亦異。

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文二年。 士虞記。日中而行事。鄭注云。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

再虞三虞皆質明。解引此文。而云日中而反虞者。指葬日言。

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宣本譌作二。文二年。解云。自諸侯七以下。雜記文。其天子九虞者。何氏差之耳。異義左氏說亦有成文。

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文二年。今記無文。倬謹案。五經要義。練主用栗。栗者敬也。祭禮取其恭。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皆刻謚于其背。姚鼐云。此是禮之逸篇。題云士虞記。而中廣言天子諸侯之禮。

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二年。解云。卽禮記云十三月而練是也。襄二十八年注云。期三年之喪。始死得以閏數。非死月不得數閏。

禮。取其廟室笮以爲死者炊沐。文二年。惠云。笮卽廟西北厞薪。

禮。諸侯薨。使大夫弔自會葬。文六年。惠云。直言禮。必有據。且與左氏同盟之說合。

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于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注。文六年。禮。月終于廟先受朔政。奐案。周禮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鄭注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鄭正用其師說。論語八佾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月朔告祭宜用特羊。論語可補禮經之闕。

禮。大夫妻歲一歸宗。宣五年。奐案。莊二十七年注亦云。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詩草蟲傳云。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蓋大夫取竟內之女。故歲一歸宗。諸侯以上無歸〔甯〕之禮。有使大夫告〔甯〕之禮。是謂之歸〔甯〕。

禮。臣拜然後君答拜。宣六年。　燕義。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君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

禮。天子爲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興席。士式几。宣六年。　案。覲禮。天子負斧依。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此郊特牲所謂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之義也。覲爲國家大禮。燕禮設賓主。燕義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此云天子下階。其殆謂燕禮與。

禮。釋繼作祭字譌。昨日事。天子諸侯曰釋。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宣八年。　奐案。賓尸見少牢禮。倬謹案。毛詩序。絲衣。釋賓尸也。箋。釋又祭也。天子諸侯曰釋。以祭之明日。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祭義正義。上大夫儐尸。卽天子諸侯之釋賓尸。亦曰尸。昭十五年傳云。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注。賓尸事畢而往也。宴尸未聞。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宣八年。　奐案。詩既醉傳。公尸天子以卿。今本下衍言諸侯也四字。是箋義。　孔正義云。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爲尸。射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爲尸。當時傳記有此說。故知宗廟之尸必以卿也。曲禮。孫爲王父尸。孔正義云。祭祖則用孫列。

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于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卒事官本重此二字。而聞之。廢釋。宣八年。　解云。卽檀弓下篇云。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是也。

禮。卜葬先遠日。宣八年。　解云。卽曲禮上篇云。喪事先遠日。鄭注。喪事。葬與練祥也。左氏傳云。禮。卜葬先

遠日。辟不懷也。舊典之遺存也。

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舟。卿字何氏以意增。士特舟。宣十二年。解云。釋水文也。爾雅下文云。庶人桀附。李氏曰。併木以渡。別尊卑。此注引之不盡者。蓋何氏所見者無此文矣。奐案。說文方部引古禮說及詩大明毛傳。皆無庶人桀附句。李巡所據已有疑漢儒增益。

禮。皮弁以征。成二年。解云。時王之禮。卽昭二十五年注云。皮弁以征。不義是也。韓詩傳亦有此文。奐案。周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是韋弁用兵事。而皮弁則爲天子日眡朝之服。大學始教。皮弁祭先聖先師。大蜡之祭。亦用皮弁。皮弁以征。非周官之制。何劭公不信周官。徐解以爲時王禮。當不誤也。宣元年注亦云。皮弁武冠。倬謹案。白虎通義三軍篇。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積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又招虞人以皮弁。知伐亦皮弁。

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廟。成六年。莊三年傳。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解云。紀爲附庸國。亦五廟者。舊說云。此諸侯之禮也。是天子諸侯。雖附庸小國。皆五廟矣。高、曾、祖、禰謂之四親廟。益之以始封之君則五廟。哀八年注。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文與此同。周立七廟。禮記祭法亦七廟。有二祧。周官每廟祧連言。白虎通義、漢書韋〔元〕成傳並后稷、文、武爲七廟。不數二祧。爲何劭公張本。盧子幹、鄭康成又以二祧爲文、武廟。不知祧別昭穆。亦遷毀也。然則文、武與始祖不遷不毀。后稷爲始祖。二昭二穆。又二祧一昭一穆。此

七廟之制。始創於周。周自穆、共時。文、武已不在五廟之數。懿、孝時。文、武又不在二祧之數。既立后稷爲始祖廟。而文、武廟當毀不、毀。納其主於世室。世室大室也。文王爲文世室。武王爲武世室。世世不毀者也。此卽路寢之大廟大室也。魯國以文王爲始祖。居五廟之中。周公、魯公皆始封君。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觀魯可以知周矣。漢書五行志中引左氏說。可得其證。殷以契爲大祖。而成湯爲受命王不毀。故廟六。周固因於殷耳。廟制久失其義。今攷據之如是。

禮。逆王后當使三公。襄十五年。 案。此何氏據時王之禮也。桓八年。祭公逆王后。注云。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與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所以重婚禮也合。徐解反以公羊說天子親迎爲章句家說。謬矣。

禮。兵不從中御外。襄十九年。 解云。司馬法云。閫外之事。將軍裁之。故云。禮。用兵之道。不得國中制御于外也。倬謹案。白虎通義三軍篇。大夫將兵出不從中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明進退在大夫也。

禮。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衞其身也。選老大夫爲傅。選老大夫妻爲母。襄三十年。 奐案。葛覃。師氏。傅師、女師也。序稱師傅則男子爲之。母、釋文本又作姆。禮記內則及士昏禮皆作姆。列女傳。齊莊姜傅姆作碩人詩。齊南山箋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則傅姆有若保母。又皆似女子。與何引禮不合。

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昭二十五年。 奐案。此中門之制也。天子皋爲鄗門。雉爲城門。庫、應、路爲宮之三門。諸侯庫、雉、路爲宮之三門。天子庫門有臺。諸侯庫門無臺。天子應諸侯雉皆有臺。應爲天子中門。雉爲諸侯中門。唯以外闕兩觀內闕一觀爲異。觀卽臺也。徐不得其解。

禮。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上飾車。昭二十五年。解云。顧命之文也。云諸侯路車者。詩云。路車乘馬是也。云大夫大車者。卽詩云大車檻檻是也。云士飾車者。卽書傳云乘飾車兩馬庶人單馬木車是也。

禮。天子朝皮弁。夕〔元〕端。朝服以聽朝。〔元〕端以燕。皮弁以征不義。取禽獸行射。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元〕端以燕。裨冕以朝天子。以祭其祖禰。卿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祭其祖禰。士爵弁黻衣裳。以助公祭。〔元〕端以祭其祖禰。昭二十五年。案兵事用韋弁。此云皮弁以征不義。何所據非周禮也。成二年注同。餘與詩、禮合。徐解未能疏明。

禮。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子使大夫爲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定四年。鄭風緇衣傳。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正義云。采地與采祿不同。諸侯本有采地在王朝。韓詩外傳。書大傳俱有明文。若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則不受卿士之采祿。采地世。采祿不世。白虎通義京師篇。諸侯入爲公卿大夫。得食兩家采。此則兼采地采祿言也。奐案。何云諸侯入爲大夫。更受采地。此采地卽毛傳之采祿。有功益封其子。毛傳所謂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是也。天子使大夫爲治其國。於禮未聞。

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定四年。釋文云。見司馬法。徐解。古禮無文。未之攷也。詩正義引公羊注作彤。荀子大略篇亦作彤。彤正字。雕假借字。行葦傳。天子敦弓。敦、說文作弴。

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定八年。案禮未聞。倬謹案。白虎通義瑞贄篇。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

（綜以起土功之事也。與此又異。）

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桓九年注周城千雉。）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定十二年。）　奐案。說文亭部。𨺅、缺也。古者城缺其南方。謂之𨺅。缺其南方。所謂軒城也。缺南面之城。謂之軒城。猶缺南面之縣。謂之軒縣。何劭公與許叔重所本古制。其說正同。侯國三門庫、雉、路。其宮南面、即以宮垣爲城墻。不似天子宮室四面皆有牆。庫門內爲雉門。雉門有臺。謂之門臺。亦謂之門闕。庫門爲宮之外門。亦即以宮之外門爲南城門。此其制與學者皆不得其解。

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定十四年。）　解云。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似不通於異姓者。何氏所不取。奐案。何氏不信周官。鄭注即引春秋爲證。魯本兄弟之國也。

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定十五年。）　見左傳春秋。

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宣十五年注。亦云。十井共出兵車一乘。）　（哀十二年。）　解云。即宣十五年傳云。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是也。云軍賦十井不過一乘者。何氏以爲公侯方百里。按諸典籍。每有千乘之義。若不十井爲一乘。則不合。鄭氏云。公侯方百里。井十則賦出革車一乘者。義亦通於此。奐案。十井一乘。與包咸論語學而篇注合。

禮。婦人繫姓不繫國。（哀十二年。）　解云。言婦人繫姓不繫國者。即隱元年仲子下注云。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適同姓也。二年夫人子氏之下注云。子者姓也。夫人以姓配號。義與仲子同。

是言昭公之時諱之。不謂之吳姬。謂之吳孟子。而春秋直謂之孟子不繫吳者。正以婦人不繫國故也。言雖不諱猶不繫國者。正以文姜、穆姜之屬。亦不繫國言之故也。

先師徵士碩甫先生嘗語倬曰。何劭公不信周官。故注春秋公羊傳。援據逸禮。間參漢法。中所稱引。不少先秦舊典。徐彥疏解。多指爲時王之禮。蓋攷之未審也。出所箸公羊逸禮攷徵。倬受而讀之。肄業所得。時有引伸。質諸先生。謂可坿存。因錄副藏於家。咸豐庚申。遭亂燬失。先生定本亦亡。越三年。先生歿。哲人其萎。請業末由。同治乙丑。從先生孫孟午秀才求得艸稾十數紙。攜以入都。忽忽未及綴理也。侍郎潘伯寅先生訪求先生遺書。許爲鏤版。迺悉心校讎。錄成一卷。先生邃於禮經。發昔賢所未發。具詳毛詩傳疏。是書論朝制門制。廟制城制。禘祫之禮。歸（甯）之禮。皆撮其要。以引其耑。而於禮之文異意同者。坿箸各條。習見則略焉。惟檢尋何注。尚有當補者。如隱元年注。禮年二十見正而冠。又注。禮不賵妾。莊二年注。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謚。不當復加錫。九年注。禮公子無去國道臣異國義。又襄二十九年注。禮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不越竟。十九年注。禮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又成八年注。禮君不求媵。諸侯自媵夫人。二十四年注。禮兵敵則戰。不敵則守。僖十四年注。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宣五年注。禮大夫驂乘。有車右。有御者。定元年注。禮諸侯分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又襄十六年注。禮記玉藻曰。天子旂十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徐氏云。今禮記玉藻無此文。唯禮說稽命徵及含文嘉皆云。天子旗九刃十二旒曳地。諸侯七刃九旒齊軫。卿大夫五刃七旒齊較。士三刃五旒齊首。

凡若此者。皆當詳爲攷覈。以竟先生之緒。坿志於此。疏而明之。俟諸異日焉。戊辰冬十一月。受業元和陳倬敬書。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饗禮補亡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張嘯天潘同曾）

一五七八上

密徐